

七日談

(上海篇)

觸摸血脈相連的溫度，香港正青春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八周年有感(下)

在愛琴海沿岸的那些希臘城邦時代的名城廢墟裏，在亙古不變的烈日下，看老底嘉、以弗所、貝爾加蒙、艾芙洛狄特、安條克等等一眾曾經那麼偉大的都城，世界上最早的大理石商業大道，希臘城邦時代，衛城中最陡峭的古劇場，最廣大的鬥獸場，最早安裝街燈的繁榮大道，那麼多了不起的繁華，甚至荷馬的誕生之地，摩西之泉的所在地，第一桶橄欖油出發去羅馬的港口之地，我每天在心裏盤旋不去的只有一個問題：大理石和時間到底這是誰戰勝了誰呢？

然後，疫情席捲全球，帶來了顛簸。然而，在顛簸中我看到了一朵花。

在上海辰山月季園裏看到一株瘦小，低矮，葉子卻格外精美的月季花。它是淡黃色的。中國老種。傳說中，這朵花被跟隨東印度公司商船航線而來的植物獵人在廣州花地發現，幾經努力，終於被帶往倫敦邱園，它淡淡的黃色和文雅清淡的香氣令邱園的植物學家們震動，繼而以它的基因雜交，現在，在歐洲現代雜交月季裏，不少是它的子孫。後來，世界玫瑰聯合會致敬現代雜交月季的優秀血緣月季時，這朵淡黃色的月季光榮地站在祖先的名錄之中。我沒找到它在中國時的名字，但從書上讀到，現在叫作帕氏淡黃香水月季的花，就是從廣州花地苗圃找到的花。

同樣是在輾轉獲得的傳說和史料裏，能看到它的身影。

一位名叫李福士的東印度公司茶葉檢驗員，十九世紀中期時，在澳門南灣的東印度公司的二樓建立過一座博物館。他還在博物館裏布置一間畫室，專門訓練澳門畫師按照倫敦邱園的要求，歐洲基督教修道院裏流傳下來的植

物描繪紀錄的方式，將收集到的植物畫像分類，運往英國邱園研究。他送回英國邱園皇家園藝會的畫像裏，就有一朵黃色的重瓣月季。

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職員當時只能在每年的十一月至三月住在廣州，其餘時間都必須住在澳門。因此，李福士把植物畫室放在了澳門，他一定是為自己能布置一間畫室非常自豪，所以他特別請畫師將畫室也畫了下來。那裏有着藍灰色的牆壁，還有兩張畫師專用的桌子。

植物在離開亞洲以前，都養在東印度公司老闆比爾斯的花園苗圃裏。

直到二〇二三年秋天，我和我先生到達澳門，為找到黃色香水月季最後的棲息地做田野調查時，驚奇地發現，苗圃還在，就在白鴿巢公園的一處角落裏。

我們在澳門的嚮導吳衛鳴先生帶我們走進了一處荒蕪的園子，帶有成排的愛奧尼克柱卻

已失去頂棚的園子，被高大樹木遮掩着的園子，它應該就是當時的苗圃溫室。苗圃裏還留着台階，那正好是一株二三十公分的月季花盆宜於擺放的高度。原來那朵美麗的黃色香水月季就在這裏等待它的世界旅行。

二〇二三年秋天時，在路環村我們找到了一株中國古老月季月月粉。在老城區舊碼頭の木條地上，角落堆着的舊花盆裏，主人隨意地養着一盆瘦小的紅色月季，花瓣上有易於辨認的白色細條，那是中國古老月季月月紅。在白鴿巢公園的植物裏，我們看到紅蓮，繡球，山茶花都還在原地，那個養着紅蓮的池塘也在原地，只是沒有一株月季花了。真的，整個白鴿巢公園，都沒有月季。

也許，當時李福士畫完了這朵月季，將它送上了東印度公司回英國金絲雀碼頭的雙剪快船，但是它並沒在長途航行的艱苦旅行中活下來。東印度公司航線上的補給站所在地，直到今天，都有大批失去中國名字，卻也未獲得英文名字的月季，作為發現月季的種類被再次找到。因此，李福士在福

瓊再次前往中國尋找月季時，特意囑咐他，要尋找一株淡黃色的月季。那已經是上海開埠以後的事了。福瓊在李福士留在中國的兒子幫助下，在舟山群島找到了它，養在上海外灘比爾斯的兒子租用的苗圃裏，並順利帶回了倫敦，我仍舊找不到它的中文名字，它現在叫作福瓊的重瓣香水月季。

我們辰山的花，應該就是用的這個英國名字了。而在我心中，它應該叫作白鴿巢，發現一朵月季，紀念它當年平靜而偉大的旅行。一朵花，經歷唐宋以來眾多中國園丁在中國庭院裏的雜交培育，變得美好。再經過歐洲園丁的雜交培育，變得更美好。到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戰之時，一朵在法國雜交，避難前往美國的黃色茶香月季，放進了每個停戰談判代表的房間裏，它的名字叫和平。我們應該紀念這朵花的母本在白鴿巢苗圃的第一次等待，在上海外灘苗圃的第二次等待吧。

二〇二三年那天深夜，我望着細波衍衍的水面，夜色裏水波向大海方向流去，那就是黃色重瓣香水月季出海時的樣子吧。在愛琴海的強烈陽光裏我想着的那個問題的句式又浮了出來，一朵漂洋過海的月季和時間，到底誰戰勝了誰呢？

作者簡介：陳丹燕，作家，紀錄片導演，上海文藝館館員，二〇二三年獲塞爾維亞總統金質勳章。曾獲奧地利國家文學獎金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學金獎等。執導的長紀錄片《薩瓦流淌的方向》獲得上海電影評論學會頒發年度真實電影獎等獎項。



▲上海辰山植物園月季園一景。

當醫院「化身」藝術殿堂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七月三日，我所支持的利物浦隊二十八歲葡萄牙前鋒迪亞高祖達和弟弟安德烈因車禍撒手人寰，留下了十多天前剛喜結連理的青梅竹馬、三個不滿五歲的孩子和痛失兩個兒子的父母。面對如此晴天霹靂般的人間悲劇，無論是他的家屬、隊友以及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利物浦球迷，在悲痛欲絕之餘如今最需要的無疑是心靈的慰藉。此刻，不由得想起了去年此時我在比利時布魯日城參觀的聖約翰醫院（Sint-Janshospitaal），那棟充滿人文關懷、如今已「化身」為藝術殿堂的全歐最古老醫院之一。

在兩年內，我先後參觀了兩座全歐範圍內最古老的醫院博物館。二〇二三年在錫耶納參觀了大教堂斜對面的聖母瑪麗亞階梯醫院(Santa Maria della Scala Museum)，二〇二四年幾乎同期在布魯日邁進了聖約翰醫院。巧合的是，這兩棟歷史悠久的建築不僅分別建在城中心主教堂相鄰的位置，現均轉型為博物館。不過區別在於，聖母瑪麗亞階梯醫院不僅曾是醫院，還做過窮人的收容所和孤兒院。而其博物館內的重中之重是由十五世紀兩位錫耶納畫家洛倫佐·維切塔（Lorenzo Vecchietta）和多米尼克·迪·巴托羅（Domenico di Bartolo）為主所繪的「鋪天蓋地」濕壁畫。反觀聖約翰醫院，已蛻變成歷史古建妥善保存和藝術展覽相結合的絕佳範本。

距離布魯日聖母教堂（Onze Lieve Vrouwekerk）一街之隔的聖約翰醫院是一座由紅磚砌起來的中世紀建築群，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其創立的初衷

旨在照顧途經布魯日的貧困朝聖者，若需要治療或留宿，莫分身份高低貴賤都可來此暫住，最多可容納近五百人。隨著功能日漸豐富，醫院建築群也在數個世紀內不斷擴建，增加且包括了修道院和藥房。站在醫院外，很多牆磚因時代久遠已經泛黑，哥德式的屋頂與布魯日老城內的鐘樓風格遙相呼應。通過尖塔、飛拱和玫瑰窗等裝飾元素，整個建築群展現出了典型的中世紀建築美學。邁進室內抬眼觀看，由橡木樑製成的屋頂結構是歐洲現存最古老且最具紀念意義的建築特色之一。上述這些遍布歲月痕跡的細節，都是我緣何初次到訪布魯日便深深愛上這座城市的原因，一如我首次踏上佛羅倫斯那一刻。因為，我無比享受那種走進且活在鮮活歷史中的沉浸感。

始建於十一世紀的聖約翰醫院，在歷經多年的修復後於二〇二四年二月重新對公眾開放。行前對此毫不知情的我不由得感嘆緣分的奇妙。其恢宏壯觀的大廳現已被改造成一座將歷史文物、當代藝術與經典名作相結合的綜合博物館。從館內懸掛的十八世紀布魯日畫家揚·比爾布洛克（Jan Beerblock）於一七七八年繪製的醫院內景紀實畫作《聖



約翰醫院的病房》中，身臨其境的我能夠明顯意識到建築的內部區域沿用當年作為醫院的劃分格局。畫中所出現的長排獨立隔間病房仍部分保留着，右下角可承載病人的木質轎子也在館內有實物呈現。而圖像中為人們護理的修女、幫病人祈禱的神父，以及穿梭在醫院中的各色人等反映出這座最初以朝聖者醫院功能創立的公共機構那眾生平等的價值觀。

除了陳列原本在此使用的醫療設施，館內的藏品展示風格將古代大師經典與現代展陳理念相結合，並穿插一些當代藝術作品，讓這棟古老的建築重新散發出療癒的能量與活力。館藏最重要的展品毫無疑問是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巨匠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的真跡。儘管這些畫作現歸屬於布魯日博物館群（Museum Brugge），但鑒於七幅梅姆林傑作中有四幅是他專門為聖約翰醫院創作的，因此特別在醫院中開設了一個獨立的、和建築外觀完全一致的縮小版全玻璃尖頂展廳（梅姆林博物館），獻給這位在布魯日長眠的十五世紀繪畫巨匠。他於一四七九年受醫院委託創作的《聖約翰祭壇畫》居中而至，莊嚴且神聖。兩位同名的聖人約翰——施洗者聖約翰和傳福音者聖約翰（醫院創立時敬獻的聖人）在主畫屏分列聖母兩側，庇佑着醫院中那些需要得到幫助的人。

要知道，聖約翰醫院的醫護功能直到一九七七年方才終止。想起本月下旬即將重返布魯日，再次邁進聖約翰醫院時，或許會對在那曾經歷八百餘年的蒼生療癒及慰藉有更深刻的感悟吧。

◀比利時布魯日的聖約翰醫院內博物館一景。

作者供圖

讀罷詩書論濁酒（二）

這是蘇軾論濁酒，「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倒讓我在苦苦吟誦中，感覺有絲絲苦澀的雜味。

「生、死、窮、達，不易其操。」可謂蘇東坡一生的寫照。他一生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榮大辱，大悲大喜，大窮大達。還有誰能像他一樣？一生共有三十次委任，官做太守；又像君子翻書，小人變臉一樣，十七次失寵或遭貶被流放，還蹲過一百三十天大獄，其罪名大至「欺君之罪」；又被貶到黃州，自號為「東坡居士」自食其力，幹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活。

蘇軾一生「不易其操」，我認為還有半句：不易其好。終身嗜酒，不改其好。蘇軾酒量不大，動輒微醉、醉矣、大醉，每有醉多逢老友新朋，多有大事好事，或逢災事惡事，酒必到，逢酒多飲，酒醉必有大作，必暢快淋漓。且看其《前赤壁賦》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先是「舉酒屬客」喝得興

起，借酒抒情，又是浩浩乎，又是飄飄乎，酒醉之處，「羽化而登仙」。繼而進入酒醉的第二階段，「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樂甚樂乎，由微醉進入大醉之階，抒發其醉，扣舷而歌，又敲又打，又誦又歌，又談古論今，又抒情誌志。蘇軾醉之三階段，客喜而笑，高興極致，歡暢極致，是「洗盞更酌」不醉不歸。醉境為仙，最後「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蘇東坡之飲通宵達旦；之醉，醉到黎明。蘇軾喝的是不是「一壺濁酒」？東坡之豪情，酒後醉後足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豪情直達九天，蘇軾的豪情不同於李白，「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陸游放翁有道：東坡之豪性，非他人之豪性。「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什麼環境造就什麼人，在黃州那些艱苦

歲月中，讓世人方知蘇軾乃廚之高手，他發明的東坡肉，傳至今日，仍是膾炙人口的一道名菜。蘇軾還發明了一種青菜羹，其名叫東坡羹，其實這道羹是為他自做的酒而生，東坡肉為下酒，東坡羹為醒酒，重要的是東坡還自己造酒，每有客來，蘇軾除親自下廚而為，還要去取自己釀製的酒，可惜的是東坡酒卻未能傳下來，我以為是東坡自釀，一種地道的土酒，並未有「絕技」，很多人家都會，故東坡酒被逐漸取代。二是這種酒就是濁酒，直到現在，黃州一帶仍有自家釀製的一種土酒，因其發渾發稠，也稱濁酒。因此，蘇軾不但喝過濁酒，而且常喝，客來必喝，且會自釀自製。

酒到北宋時得到極大的解放和飛躍。《清明上河圖》上清清楚楚地畫着大小幾十處酒樓、酒舍、酒樓、酒坊。北宋商業極其發達，民間酒店、家庭酒坊，遍及城鄉。製酒技術得到充分普及、推廣。釀酒的原料大

都是糜子、黍子、穀子、稻子、豆子，經過簡單的蒸熟發酵，糖化培菌，產生出醇、醛、酸等物質，配上麥曲就能出酒，這種酒就是濁酒。有的濁酒其濁至甚，猶如沖淡的米湯。

北宋時期，民間私造私釀的土酒遍布城鄉，成為當時鄉間活躍的鄉村經濟的元素。一碗、一壺直至一桶濁酒喜相逢是常有的事。自北宋以後，篩酒逐漸減少。酒的釀造方法發生了質的變化，包括酒曲的製作，釀酒的原料、釀酒的技術都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陸游是南宋人，且因家境心境之故，是位自釀土酒的高手，陸放翁是真正喝過濁酒的大家，而且喜好濁酒這一口，喝濁酒醉了才過癮，心情才舒暢。才有「一杯濁酒即醺然，自笑閑愁七十年」，才有「但有老盆傾濁酒」，才有「濁酒未傾心已醉」。陸放翁喝濁酒是另一番境界，陶陶然，飄飄然；怡怡然，醉醉然，濁酒也迷人。

閒話煙雨
白頭翁